

仙剑奇侠传陆

华人奇幻经典，官方原著小说

管平潮◎作品 姚壮宪◎监制



百

出版社

仙剑奇侠传

陆

簪平潮 / 作辞
姚葳蕤 / 监制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 HUA 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仙剑奇侠传.6 / 管平潮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5500-1393-3

I. ①仙… II. ①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5767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: 33000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[http: www. bhzw. com](http://www.bhzw.com)
E-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仙剑奇侠传.6
作 者 管平潮
责任编辑 王丰林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 18.5
字 数 287千字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3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393-3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5-225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仙剑奇侠传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| 前尘悲梦，凤玉为义逃情 |
| 009 | 第二章 | 风起冥河，惊见一灵三魂 |
| 015 | 第三章 | 尘缘难舍，幽诉家族秘史 |
| 021 | 第四章 | 丹心如雪，情盟子矛之誓 |
| 027 | 第五章 | 妄语矫言，难掩兄弟深情 |
| 033 | 第六章 | 危时仗剑，血战封神秘陵 |
| 037 | 第七章 | 神挡杀神，突袭月阶霞路 |
| 041 | 第八章 | 神弓天定，强取句芒降临 |
| 047 | 第九章 | 一捻傲骨，千载神器之主 |
| 053 | 第十章 | 重逢梦璃，遇险幻瞑妖界 |
| 059 | 第十一章 | 紫晶如幻，怒发妖界之主 |
| 065 | 第十二章 | 重温旧梦，惆怅青霄当年 |
| 071 | 第十三章 | 凤凰花开，有女相思泪洵 |
| 077 | 第十四章 | 独木难支，冰封阳炎心火 |
| 083 | 第十五章 | 血染幻瞑，悲劫红颜惨目 |
| 089 | 第十六章 | 怀朔喋血，解脱天真心性 |
| 093 | 第十七章 | 困穷匕见，难辨入魔升仙 |
| 099 | 第十八章 | 冷语如冰，转眼兄弟成仇 |
| 103 | 第十九章 | 梦璃继位，悲莫悲兮生别 |
| 109 | 第二十章 | 回梦游仙，谁言别后无悔 |
| 117 | 第二十一章 | 义之所在，菱纱泪语痴情 |
| 123 | 第二十二章 | 灵涧惊变，愁听宗炼秘籍 |
| 129 | 第二十三章 | 重回青鸾，离尘但说青山 |
| 135 | 第二十四章 | 悲欢长恨，抉择唯死艰难 |

- 141 第二十五章 烟萝挂月，尽诉伤怀情话
- 147 第二十六章 飞仙一梦，千里冰封琼华
- 153 第二十七章 天地同悲，齐哭夏鸣之虫
- 159 第二十八章 穷追首恶，决裂云天之上
- 165 第二十九章 望舒冰舞，难挡上清破云
- 171 第三十章 天地不仁，震怒九天玄女
- 177 第三十一章 苍天弃吾，狂言吾宁成魔
- 183 第三十二章 笑归红尘，共我飞花盈袖
- 187 第三十三章 南宫年少，不惧江湖之老
- 193 第三十四章 茶杯猜枚，随手偶戏老道
- 199 第三十五章 少年意气，相逢长街夺酒
- 205 第三十六章 飞龙探云，指路容栈捉妖
- 211 第三十七章 古镜显威，尘世察幽洞冥
- 215 第三十八章 温慧初逢，相逢一笑山中
- 221 第三十九章 蜀道通仙，醺然万剑天翔
- 225 第四十章 火云千里，心疑地脉惊变
- 231 第四十一章 万里寻仙，悲闻故人身逝
- 237 第四十二章 偷入地脉，逢妖小试牛刀
- 243 第四十三章 仙山飘摇，一夜尸山血海
- 249 第四十四章 重任担肩，御剑遨游绿萝
- 255 第四十五章 灵兽含羞，飞花身如蓬絮
- 261 第四十六章 问计地仙，畅言阴阳灵脉
- 267 第四十七章 机缘天授，得拜绿萝仙门
- 273 第四十八章 妖境探幽，雷脉再逢蓬絮
- 279 第四十九章 色相迷人，笑谈波罗虎妖
- 285 第五十章 星璇碧落，一饮一啄天定

你看看这鬼界，一旦阳
寿尽了，都是鬼魂，不
分人与妖，说不定你今
世是人，来世便要做
妖，那你一直坚持的东
西岂不可笑？

轮转镜台前，这一句“野小子，是你”，让云天河三人齐齐吃惊。他们猛一转身，便见一男子的魂魄淡影站在轮转镜下。依稀光辉中，这男子容颜英秀俊逸，气质洒脱亲和，尤其是容貌竟与云天河极为相像！

慕容紫英和韩菱纱还在踌躇，云天河已大叫起来：“爹！真的是爹！”惊呼之后，他的声音已转哽咽，“孩儿……孩儿好想你！”

看着以手抹泪的儿子，云天青大惊失色：“你这小子！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你已经……已经……”

“爹，孩儿还没死啦。”云天河悲痛稍去，摆一摆手道，“孩儿此来，只不过因为一些事，来了鬼界，还要回阳间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云天青之魂惊道，“你这小子，玩来玩去竟玩到鬼界来了！这里可不是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！”

“爹……”在伙伴面前，云天河被爹爹这般训斥，有点忸怩地挠了挠头。

“怎么？”云天青眯着眼睛看着少年，打趣道，“才几年不见，野小子都长这么大了，好像烦恼也多了起来，没以前那样天不怕地不怕的神情了！”

“爹！”云天河有些脸红，流露出讨饶的神情，想让自己的老子别再调侃了。

“你啊！”阴阳隔绝之后再次相见，云天青的心情也激动不已。他的眼神变得无比慈爱，说话语气却一如生前：“小子，你到底是来这里干吗的？再不说，

老子走人了！”

“爹，你别走！”云天河立即急道，“孩儿有好多事想问你！你和娘……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琼华派，害得大哥，不，玄霄，害他被冰封在禁地十九年？”

“果然！”云天青闻言慨然道，“我就知道你小子出现，一定没好事，这么久以前的陈年旧事都被扯出来了。”

“爹，你告诉孩儿吧！”云天河看着爹爹的眼睛，执着地说道。

“那你先告诉我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？”云天青问道。

“孩儿……那个……”一时间，云天河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因为讷于言辞，这当口儿什么都说不出来。

“哎呀！还是我来说吧。”韩菱纱看着有些着急，便开口道，“是这样，云前辈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为前辈是传说中的剑仙，墓室里一定有些长生秘宝，所以闯入前辈的墓中，天河追来阻止我，谁知那墓室却塌了，他很害怕前辈责怪他，又很想知道前辈以前的事，所以就下了山。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们拜入昆仑琼华派，还结识了被关在禁地里的玄霄……”

“怎会如此？”听她说了这么多，云天青吃惊不小，冲天河喊道，“你这小子，净会找麻烦！墓室竟被你搞塌了！还有，我不想你修仙，你偏偏跑去琼华派！真是欠揍！”

“爹，你怎么骂孩儿都行，”云天河执着地说道，“但在这之前，能不能告诉孩儿，当初你和娘为什么要……”

“知道这件事，对你未必有好处，”云天青如此洒脱，说此话时，语气竟有些萧索，“如果你确实很想知道，爹还是会说，毕竟你也长大了，我不能永远把你当小孩子看。”

“孩儿想要知道！”云天河坚定地说道。

“那你可知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投胎？”云天青道。

“孩儿不知。”云天河摇了摇头。

“因为，我愧对师兄，”云天青神色黯然道，“所以我在阴间等着他。他不来，我不会走，我要亲口对他说声‘对不起’。”

“什么？”云天河一脸惊异，也不知想到什么，表情变得很复杂。

“哈哈！”云天青见状大笑道，“臭小子，你那什么表情？真以为我和你娘是十恶不赦的人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云天河茫然道。

“哼！”云天青对这个有时呆呆的儿子也有点无语，“我告诉你，我们二人，确实是负过师兄，就算后来没有亲眼所见，我也知道他过得生不如死。但是，我和你娘，从未有负他的情谊。”说此话时，云天青的神情，与其说是愧疚，还不如说是怅然若失。

听父亲所言，云天河努力想思索明白，但努力片刻后，他抬起头老实道：“孩儿不懂。”

“嗯。”云天青点点头，“天河，你既然知道师兄之事，是否也知道琼华派修炼双剑之事？”

云天河闻言点了点头。

“那就是了。”云天青拍一拍手，回忆道，“要想飞升成仙，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灵力。修炼百年，所得不过尔耳，倒不如网缚妖界，从他们那里夺取灵力。当时，门派中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绝妙之法。但是妖界又岂会乖乖就范？于是，双方争斗不休，场面十分惨烈。”

说到这里，云天青仍旧心有余悸：“天河，你从来都不知道，以为父的胆识，如今想来，仍觉心寒。我虽然并不讨厌妖，却也不会喜欢妖，但我忍受不了自己升仙却要以其他生灵的命作为代价。”

云天青感慨往事之时，云天河和韩菱纱专心倾听，那琼华派最杰出的青年弟子慕容紫英，听到这些违背师门之语，也是静默不言，若有所思。云天青继续道：“事后想来，那段日子，简直就像在炼狱一般！许多弟子见妖就杀，连幼儿也不放过，而琼华派同样死伤不少。渐渐地，门派中有了不同意见，一派主张继续打下去，另一派则主和，减少己方伤亡。”

“那前辈您怎么看？”慕容紫英忽然出声问道。

云天青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我觉得，再打下去，也只是生灵涂炭，不管是人还是妖。眼看当初一同入门的师兄弟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，变成冷冰冰的尸骨，就像一场噩梦——这种感觉，估计你们这一辈人是不会懂的。”

“而夙玉和我想的一样。”提到“夙玉”之名，云天青的神情不由得添了几缕柔情，“夙玉她不愿再使用望舒剑，跟长老们提出自己的想法。琼华的长老们虽说会考虑她的话，其实却只是拖延时间，想让她与玄霄继续网缚住妖界。还有一人——”云天青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复杂，“此人本是我们俩最亲密之人，却

又与我们想的完全不同。”

“那个人……”云天河踌躇道，“是不是就是玄霄？”

“不错。”云天青无奈地说道，“师兄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绝不会半途而废。我和夙玉想劝他，反被他大骂妇人之仁。”云天青的表情变得有些痛苦，“被自己私心爱慕的人痛骂，夙玉当时伤心欲绝。这个时候又有弟子说我是叛徒，因为他们看到我救了一只年幼的妖。”

“妖？”韩菱纱吃了一惊。

“是的，妖。”云天青看了她一眼，表情平静，“当时，我和夙玉已无法可想，妖界就算是强弩之末，也绝对会战个不死不休，唯一能阻止这场大战的，只有我们带着望舒剑逃下山去，这样琼华派升仙的美梦也就会化为泡影。”

听得此言，原本神情冷静的慕容紫英忽然有些动容。此时的云天青，已经完全沉浸在当年的回忆里：“下了决心后，我和夙玉便趁夜逃出琼华派。后来的事，天河你多少也知道一些，你娘夙玉没有羲和之力的支撑，渐渐被冰寒侵体，我运功替她抵御寒气，却是杯水车薪……”俊雅的道子魂魄，脸现悲戚之情，“我总不死心，在黄山诸峰之间辗转，想寻找传说中的阴阳紫阙——”

“呀！阴阳紫阙？！”韩菱纱惊叫出声。

“原来姑娘你也知道那件宝物啊，难得！”云天青赞许地看了韩菱纱一眼，“我少年时游历江湖，听说过许多奇珍异宝，阴阳紫阙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我想到用阴阳紫阙‘阳’的那一半，抑制夙玉身上的寒气。”

“爹，那后来呢？”云天河急切问道，“你最后找到了吗？”

“爹差不多把整个黄山都找遍了，终于寻得‘阳’的那一半，给夙玉服下，她的身体果然好转，我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，没多久就成了亲，定居在黄山青鸾峰上……”云天青的表情闪现一丝甜蜜，但很快又变得凄然，“可是，后来我们发现还是不行，夙玉的身体时好时坏，生下你之后不久便过世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我们一直担心你会先天体寒，你却十分健康……”

因回忆往事而悲伤的云天青，看着面前生龙活虎的儿子，重新恢复了洒脱，竟是笑着说起自己过世之事：“我自己，因为曾替你娘夙玉运功驱寒，也被冰寒之气反噬，没过几年便这样归位了。这就是全部的事了。其实，有些事说严重也很严重，说不严重也不严重，就看你怎么想了。”

当年也是琼华派精英弟子的云天青，在地府中与亲子难得地晤面之时，说了

这一番听起来如陈词滥调，却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生死离别后才能真正深刻于心的感悟。只是，此时的云天河却显得有些茫然——他只顾想着自己和父亲黄泉相见、阴阳相隔，很是悲伤，反而对这样平淡却又深刻的体悟并无多少共鸣和感应。

“天河，你如今身体可有不适？”阴阳相隔之际，云天青依旧对儿子很关心，“平时会不会怕冷？”

云天河摇了摇头，答道：“爹爹放心，孩儿一切都好，并不会像爹和娘那样。”

“这就太好了！”云天青抚掌喜道，“别怪爹爹啰唆，就算你小时候看来没什么，我也还是放心不下。”

“前辈，您说……您说……”韩菱纱忽然有些结结巴巴地问道，“您说天河的娘爱慕着玄霄，那她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”云天青和藹地看着少女，“不过，夙玉她心里究竟爱着谁，抑或怨着谁，怕是只有她自己才知晓。至少，她刚入师门时，眼里根本没有我，只有玄霄师兄……”

被韩菱纱一句话勾起，云天青又陷入那久远的回忆：“那一天，在剑舞坪，当我和师兄第一次见到夙玉，她那时的模样，我永远都忘不了，她就好像后山的凤凰花一样美，虽然神色冷冷淡淡，眼里却透着明澈聪慧。虽然我和夙玉都是不信天命之人，但是如今回想起来，或许从那一刻起，我们三人之间的某些东西，已是不可更改了……”

已是泉下之魂，想起这些过往，云天青还是难免落寞惆怅。这时候，地府中特有的阴霾氤氲而起，围拢在众人周围，如同一层迷离的暮色轻纱。

“好难懂。”迷雾中，云天河挠了挠头。

“你不懂，挺好。”云天青怜爱地看着少年，“就当听听我这个过来之人唠唠叨叨过去之事吧。你娘夙玉的性情，外柔内刚，兼之以望舒剑修炼，身染阴寒，性情中更是有着相当决绝的一面。当初师兄与她决裂，令她十分伤心；日后嫁我，竟是至死都不再提‘玄霄’二字。可我知道，夙玉一直没有忘记那个人……她临死前的几天，被冰寒侵体，心魔深种，已经六亲不认，却忽然清醒了一瞬，只求我一件事，便是把灵光藻玉放在她身边作为陪葬。”

“灵光藻玉？”云天河与韩菱纱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对，灵光藻玉。”云天青神色悲戚，“我知道，灵光藻玉这世上只有两

块，是打开琼华派禁地大门的密钥，她与师兄于禁地修炼双剑时各持一块，那对她来说，有着不凡的意义。”

“那，”云天河挠了挠头，“孩儿把那块玉带出墓室，不是会让娘很伤心？”

“无妨，”云天青摇了摇头，摆手道，“夙玉她已转世去了，再也不会为任何人伤心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云天河疑惑道，“为什么娘不像你一样，等着玄霄呢？”

“夙玉曾告诉我，她这一世活得太累，耗了太多心力，若是死了，一定会很快投胎，让一切重新开始，把这一世的喜怒哀乐通通忘记。”云天青陷入这次会面以来最浓烈的悲痛，“她……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早就已经入了轮回吧。以前，我很欣赏她这样的性格，但现在，我……”洒脱如云天青，此时眼中忽有些晶莹闪烁。

“爹……”云天河看到自己的爹爹流露出这样罕见的神色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这时候，只见慕容紫英忽然躬身行了一礼，说道：“云前辈，你刚才说，你曾经救下一个年幼的妖，你指的可是柳梦璃？”

“不错。难道你们……”云天青有些吃惊，“竟也认识璃儿？”

慕容紫英更是吃惊不已，想起种种往事，他脱口惊道：“她是妖？但是为何她……”

“哈，你这小子，真是无聊得很。”云天青晒然一笑，说道，“一看你这样子，就知道你是琼华派教出来的！什么人啊妖啊，有必要分那么清楚吗？”他手指前方，“你看看这鬼界，一旦阳寿尽了，都是鬼魂，不分人与妖，说不定你今世是人，来世便要做妖，那你一直坚持的东西岂不可笑？”

“啊？”慕容紫英闻言一惊，如遭当头棒喝，“今世是人，来世做妖……”这简单一句话，如一盆冷水浇下，让向来从容镇静的道子竟是不停地喃喃自语，仿若陷入痴狂一般。

见他如此，云天青嘿嘿一笑道：“小子，你自己慢慢想去吧，最好想得通透点！”

“紫英……”韩菱纱看着如痴如狂的道子，有些难过地想，“‘今世是人，来世做妖’，紫英他知道这个后，心里一定很不好受吧？多年以来在琼华派所知道观念，有一天居然变得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
正当少女同情之时，云天青又道：“天河，告诉爹，你又是如何认识璃儿的？”

“孩儿是在寿阳认识她的。”云天河老老实实回答道，“后来我们就一起去了琼华派，可是群妖来时，她却跳进了那个入口，失踪了。”

听得此言，云天青一惊，说道：“果然！妖比人早慧，她或许已经找回记忆了。不对！”云天青忽想起一事，便叫道，“没有双剑网缚，璃儿怎有机会回妖界？就算望舒剑重回琼华派，剑未苏醒，他们根本用不了啊！”

“爹，你怎么了？”看到云天青忽然抓狂，变得如同另一个人一样，云天河既吃惊又担心。

“不可能……这不可能！”云天青挠着头，努力地搜肠刮肚，“除非……除非有个人，与夙玉一般……啊！”蓦然之间，云天青倏地转向菱纱，双目瞪视着她，叫道，“姑娘，难道是你？！”

韩菱纱和两位同伴还未反应过来，忽然听得身后一阵异响，三人一起吃惊回头，等看清情形，却都是大惊失色！

你们人的情爱本来就没
没什么道理可言，明知不
知不可为，偏要去做的事，
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！

一阵异响后，云天河三人回头一看，却见一只胖乎乎的黄羽怪鸟悬浮在半空中。他们再转回头看云天青时，却发现刚才还与他们交谈着的琼华道子之魂，已是杳然无踪。

“你……你是什么怪鸟？”见它吓跑了自己的爹爹，云天河悲伤之余，瞪着蓦然出现的胖怪鸟，语气很是不善。

“我不是什么怪鸟，我有名字，叫‘风雅颂’！”这口出人言的胖鸟，语气也很不高兴。它圆胖的身体两侧拖着两条怪翅膀，形状一样很奇怪，与其说是飞天羽翼，还不如说像两根早餐油条。

“一只鸟竟然会说话？”云天河见到这情形，顿时大感惊奇。

“当然。不过我们要纠正你，不是一只鸟，是三只。”胖鸟一本正经地说道。

“三只？”这下，连韩菱纱也感到好奇了。

“对啊，我是风——我是雅——我是颂！”瞬息之间，这只胖鸟就发出了三种声音，说出了三个名字。

“哇，好神奇！”一直留心观察的韩菱纱拍手笑道，“我明白了，当你们是不同的名字的鸟时，头顶那撮翎毛会变颜色，一会儿蓝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绿的小紫英，你看出什么来了吗？”

“嗯。”一直默不作声的慕容紫英点头道，“想不到菱纱见识也颇广，这么

问，定然是知道此鸟乃罕见的‘一灵三魂’了。”

“一灵三魂？”云天河听得如堕云里雾里，挠头不解。

“算你识货。”这时候名为“风”的鸟说道，“我们就是一灵三魂，在很久以前一直住在人间的私塾里。但是有一天——”这时候换上了“雅”鸟的声音继续说道，“因为贪吃，我不小心吃了一个奇怪的果实，便能听懂人言，慢慢也能说人话了——”“是啊，”“颂”鸟的声音忽然出现了，“这果实果然奇怪，后来我们死了，便生出一灵三魂，更受地府阎王厚爱，不入轮回，只待与鬼卒签下契约，协助他们办鬼差——”“别跟他们说这些啦！”这时候，“雅”鸟的声音忽然焦急地尖声叫道，“你们还不快走！快走！”

“快走？为什么？”云天河一脸疑惑。

“雅说得对，”那“风”鸟道，“你们还不知道，无常殿已经把轮转镜台的灵力暂时消去了，他们发现你们了！”

“啊？”一听他们提起轮转镜台，云天河恍然大悟，想起刚才之事，顿时嘶声叫道，“爹——你去哪里了？”

“走吧，”“颂”鸟说道，“他不会再出现了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说？”云天河吃惊道，“难道爹……他不会有事吧？”

“有事的是你们！”“雅”鸟叫道。

“对啊，”“风”鸟道，“我们可是一番好心，才来示警的，要是被发现，这个月的俸禄又没了。”

“风雅颂！”这时候，忽然另一个声音从不远处响起，“你们这三只笨鸟，还不快离开！被发现我可不救你们！”

“对对，”“颂”鸟忙不迭地说道，“不说了，闪了！闪了！”说着，那两根耷拉在两边的油条状翅膀，不知道怎么一扇，怪鸟便倏然消失在阴暗的地府上空。这时候，众人循着刚才说话的方向一看，却见一位身着血红衣、幽蓝裤的鬼卒，正站在不远处。

“你是？”想起刚才的示警，韩菱纱心知这位鬼卒并无敌意，便向他点头发问。

“我叫壬癸，是个鬼差。”脸色苍白的壬癸鬼卒焦急地说道，“你们快走吧，马上就会有大批的鬼卒追过来了，轮转镜台是不许私会鬼魂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云天河看着刚才爹爹站立的地方，有些踌躇。

“别但是了！”壬癸叫道，“快抓紧时间，往南面那片黑暗处走，就可以去放逐渊了！那里是孤魂野鬼聚集之地，鬼卒也不容易搜寻，你们快去！我在那里等你们！”话音未落，壬癸已是飘飘忽忽地朝南边跑去了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”韩菱纱看着两个同伴问。

“那个人不是让我们去南边找他吗？”云天河道。

“可是，”韩菱纱犹疑道，“我都没有见到大伯呢……”

慕容紫英闻言，摇头道：“不能再等了，我们已经惊动鬼界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！”

“走吧，”云天河也叫了一声，想了想又安慰少女道，“我也舍不得，爹好像还有很重要的话想说，最后也没有说，就不见了，唉！”本来是安慰别人，但说到这里，少年自己却发出了一声重重的叹息。

虽然说走就走，但通往放逐渊的路一点儿也不太平。因为有壬癸示警，大队的鬼卒暂时还没追到这里，但在通往放逐渊的路上，三人也遇到了不少麻烦。嗅到云天河三人身上不同寻常的生人气息，地府中的冥物鬼灵们本能地向他们疯狂攻击。这一路上，什么饿死鬼、大头鬼，种种阴森可怖的鬼类出其不意的攻击，给他们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不仅是他们，连招魂幡这样的地府通灵物件，也如毒蚊闻到鲜血一样，一跳一跳地向他们偷袭。

和以往不同，今日云天河出手极为凶猛！听爹爹之魂讲述了那些前尘往事，少年在悲伤之余，总有一种郁气积压在心中。虽然性格内向、人情世故欠缺，但他冥冥之中，再次想到“玄霄大哥”时，不知为什么总有种不舒服的感觉。这种郁气一时难以释放，于是放逐渊附近的这些鬼类就倒霉了。这一路也不知被他打破了多少枯骨烂肉，击碎了多少通灵祭物。

云天河这种类似癫狂的状态，若放在以往，慕容紫英不免会出言提醒。但今日听了云天青之言，慕容紫英心中也平添块垒，心绪绝不同于往日。因此，他竟出奇地一路对此默然，专心放出缭绕剑光，斩灭一切拦路妖魔。

杀戮过后，三人便来到了鬼气森森的放逐渊前。

放逐渊，地府荒僻之地，比云天河一行的来路更加黑暗。刚来到此地时，他们的视力还不太适应，一时没找到刚才那位壬癸鬼卒。天河几人正以为他失约之时，却听到黑暗中传来壬癸的声音：“你们可算来了！”随着声音，壬癸的身形从黑雾中浮现。这鬼卒正着急地朝他们摇手叫道：“快点儿，快点儿，你们穿过

放逐渊，就是冥河。那条河上常有青竹船往来于阴阳两界，你们到了那里，就跳上河边的船，一路回人间去吧！”

“谢谢指点。”慕容紫英躬身言谢，却是有些疑惑，便问道，“不知你为何会帮我们？”

“哈哈！”长相有些怪异的壬癸鬼卒却是洒脱一笑，“这也算好人有好报吧，你们还记不记得即墨的夏元辰？”

“咦？”韩菱纱惊奇出声，“难道你是夏书生的朋友？”

“非也，我只是刚巧认识他的养女。”壬癸道。

“莲宝？”韩菱纱惊道。

“没错！”壬癸点头道，“说起来，我和那女人，对了，她一世叫莲宝，我与她也已经有六世的交情了！”

“啊？”韩菱纱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六世？你是说六世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放逐渊的阴云中，壬癸说道，“她前前后后死了六次，都是我去勾她的魂啊，后来我发觉那女人呆呆笨笨的，就不由得关照起她来。她可真是个傻女人，明明和前世的恋人缘分都已经尽了，偏偏还不死心，转世六次，都要陪在他身边，有时是树，有时是鸟，总之没一次是人，到了这一世，终于成了人，偏偏又是个痴儿……唉！”

“慢慢慢慢——”韩菱纱听得有些晕了，连忙摆手道，“慢！你说……你说前世的恋人，难道莲宝就是静兰？是夏书生的恋人转世？”

“没错，没错！”壬癸赞道，“小姑娘你真聪明，一点就通！”

听得此言，连同韩菱纱在内，众人皆惊。只听壬癸又道：“我啊，就是放不下她，时常去看她，虽然她不做鬼时，也不记得我，唉。上回我见你们救了她，这一次才会帮你们。”

“她……肯定很痛苦吧？”韩菱纱悲哀道，“夏书生也不再认得她了，为什么还要纠缠生生世世？”

“唉，你问我，我又怎么知道？”壬癸也变得很忧郁，“做鬼太久，早忘记做人时的感觉了。你们人的情爱本来就没什么道理可言，明知不可为，偏要去做的事，恐怕比天上的星星还多。”

本自哀叹的少女，这时忽然发觉了鬼卒的忧郁，便心中一动：“难道他也对那女子……”正自思忖时，那壬癸摆一摆手道：“不说这个了，你们快走吧，我